

圖書館之戀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

英國著名作家亞倫·班尼特（Alan Bennett）最近寫了一篇有關圖書館的散文，引起了不少迴響。

出生於 1934 年的班尼特，是牛津大學的歷史學者，不過他在唸大學的期間加入了牛津劇團，做過很多喜劇表演，合作對象包括後來在英、美影視圈聲名大噪的督德里·摩爾（Dudley Moore）、強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彼得·庫克（Peter Cook）等，而班尼特本人除了創作舞臺劇本和影視劇本之外，也是一個可圈可點的喜劇演員，他的傳記和散文跟他的劇本一樣，充滿了英式幽默，不過不是那種尖銳批判、機智辛辣型的冷笑話，而是比較敦厚平實、自我解嘲的路線。他的代表作包括《單身間諜》（*Single Spies*，曾獲 1989 年奧利佛獎的最佳英國喜劇）、《瘋狂喬治王》（*The Madness of George III* 為 1991 年的舞台劇，1995 年改編成電影後更名為 *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以及《高校男生》（*The History Boys*，先以舞臺劇的形式在 2004 年風靡了全英國，後來在 2006 年被改拍成電影）；他的回憶錄兼散文《家書》（*Writing Home*），曾獲 1995 年的英國年度好書獎（British Book of the Year），2005 年出版的自傳兼散文《未言說的故事》（*Untold Stories*），以及 2009 年出版，記述父母婚姻、對家人與親友之童年記憶的《平凡人生》（*A Life Like Other People's*），都是英國坊間歷久不衰的暢銷書。

班尼特在里茲（Leeds）出生、長大，里茲位於北英格蘭的約克夏（Yorkshire），約克夏出了名的作家另外還有十九世紀以《簡愛》（*Jane Eyre*）、《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等小說享譽全球的勃朗特三姊妹（The Brontë sisters）。無論是勃朗特三姊妹或班尼特，他們的作品中都保留有一種濃厚的北英格蘭風情，從他們的字裡行間，讀者幾乎可以聽得到北英格蘭曠野淒厲的風聲，工業城裡的车水馬龍，還有市井小民單刀直入又不失親切的對談。

呼應了北英格蘭人說話模式的行文風格，細緻微妙的在地觀察，再加上清新雋永的生活智慧，應該是班尼特作品最為引人入勝之處。如果你曾體驗過他所談論的人、事、物、地或者某一個時間點，就很容易被他的敘述挑起層層聯想，產生諸多共鳴，而這很可能也是班尼特從 1960 年代以來，在英國持續紅了半個多世紀，可是在英國境外卻一直很難打開更大市場的主要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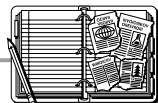
眾所周知，英國這兩年來在全球性的金融風暴之下慘澹經營，而保守黨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的策略，則是從裁員、節流、精簡公共預算和行政開銷著手，於是英國各大城小鎮的公共圖書館首當其衝，許多社區圖書館先後面臨了即將被關閉的命運，爲了保存這些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怎麼起眼，但實際上卻具有凝聚社區認同、豐富日常生活等重要功能的地方性圖書館，有些社群聯名抗議，力圖搶救他們的小小圖書館，也有些社群積極組織義工，期望透過志願性的服務來確保社區圖書館正常運作。

班尼特最近這篇談論圖書館的散文，並沒有指出應該如何解決英國的財務危機，不過隨著他穿越時間的長廊，從他人生中的第一座公共圖書館——亞曼里社區圖書館（Armley Public Library），到他中學時代和朋友們一起去自修備課的里茲中央圖書館（Leeds Central Library），再到負笈牛津之後常用的大學圖書館、研究圖書館，以及大大小小公共圖書館的心路歷程，我們發覺圖書館不僅僅是知識的寶庫，是提供大眾閱覽、研究的設施及建築，更是對求知欲的啓發，對想像力的鼓勵與延展，是使枯竭心靈得到滋潤的空間，也是讓消耗過度的大腦能夠暫獲休憩的場所。尤其甚者，圖書館似乎跟生命中很多被視爲理所當然的美好事物一樣，擁有它時，我們往往以爲它是如此自然、如此天經地義，唯有當失去它或即將失去它時，我們才忽然理解到它的可貴，發覺原來它在不知不覺中使我們的生活添加了諸多色彩。

我生命中的第一座圖書館是高雄市立圖書館，很遺憾的是我的記憶力不像班尼特那般犀利，很多細節已經印象模糊，不過我記得當時的圖書館是位在一個公園裡頭，而我則應該是幼稚園的年紀，和媽媽一起去圖書館借書，那時我最愛裡面的兒童圖書室，因爲裡頭有漂亮的圖畫書，硬紙版、彩色精裝又很大本，我迷上了《白雪公主》，百「看」不厭，依稀記得當初覺得皇后好美，比白雪公主還要美，只不過當皇后喝了藥水變成巫婆時卻變得很恐怖，每翻到那一頁，我總是怕得不得了，手連碰都不敢碰，有時候會故意跳頁翻過去，但事後又覺得怪怪的，情不自禁地翻回皇后變巫婆的畫面，讓自己又怕又愛地把書全部翻完，才會心甘情願地離開。

小學時代記憶最深的是班上自組的班級圖書室，每個同學都從自己家裡帶來幾本書，交給班級圖書室典藏，學藝股長負責管理，有一本小簿子登記借閱人次。不記得自己捐出了甚麼書了，不過我好像借閱了好幾本中國民間故事之類的讀物；班級圖書室裡應該不包括武俠小說、瓊瑤和漫畫，因爲老師不准。我也記得每个月的課表上會有一個課外閱讀的時間，班級圖書室在那個時候最能發揮功效，此外值日生還會從學校的閱覽室搬來一堆課外讀物，大部分是那種已經一讀再讀的東西，因爲學校沒那麼多經費不斷添購新書，但是我記得有一本講紅葉少棒隊奮鬥史的書，我看過好幾遍，一方面因爲選擇沒那麼多，一方面也因爲書寫得很不錯，每讀一次讓我感動一次，到現在都還挺回味的。

中學期間常用到的圖書館有兩個，一個是文化中心圖書館，一個是高雄女中的圖書館。那時候有些同學們會相約去圖書館課外自修，我偶爾會參加，不過憑良心說，我比較喜歡自己在



家裡看書，當我選擇和朋友們一起到一個公共空間裡去時，社交的目的通常遠大過自習。

考上臺大以後，我在大二那一年轉到了圖書館系，從此之後讓我對圖書館產生了很不一樣的觀感——從前總覺得圖書館員道貌岸然，而圖書館則是一個「神聖」的地方，一進去就得輕聲細語，最好乾脆停止呼吸，要不然好像一點點的吵雜都會褻瀆了學術的殿堂，也會給圖書館員和其他讀者製造困擾似的；等到自己差一點也變成圖書館員時，才知道原來事情沒那麼嚴重，圖書館員也是人，而且多半是很親切的人，有任何資料查詢上的疑難雜症，圖書館員通常都會盡力提供圓滿的服務，他們是協助研究的最好幫手。

這一層心理上的微妙轉折使我愛上了里茲大學的布拉勒頓圖書館（Brotherton Library）。當初決定出國唸書時，一開始並無長治久安的打算，所以除了一年所需的日常用品，並沒有帶多少書出來，很慶幸布拉勒頓圖書館擁有極為豐富的館藏，尤其是中文館藏，在全英國稱得上數一數二！在唸碩士的過程中，我在布拉勒頓圖書館的滋潤裡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決定以公共電視為題攻讀博士，此外，我也是在唸碩士的期間才下了決心好好兒展讀《紅樓夢》，從前或許年紀太輕，試讀過好幾次總覺無法下嚥，孰料人到了異域，彷彿在心理年齡上突然成熟了，一口氣讀完《紅樓夢》，只覺得蕩氣迴腸，欲罷不能，便把從前在國內讀過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都借出來溫習一番，接著把三毛的整套作品重新品嚐一遍，再開始看錢鍾書、楊絳、沈從文……，竟然就自己學會了簡體字，雖然我「看」簡體字還是比「寫」流暢得多，畢竟我寫得最順的，還是繁體字。



· 英國理茲大學布拉勒頓圖書館（Brotherton Library）。（蔡明燁攝影）

結婚之後搬到諾丁漢（Nottingham），我非常想念布拉勒頓圖書館，因為諾丁漢大學雖然很棒，但學校圖書館的設施比起里茲大學來，有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有趣的是，諾丁漢大學圖書館的不足，倒是變成讓我常去社區圖書館的重要動力。離我住處不遠的畢斯頓圖書館（Beeston Library），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館裡不僅經常舉辦各種活動，例如好幾種讀書會，都是每個月聚會一次，此外還有不定期的演講與座談會等，館裡也收藏了不少有聲書、現代英美文學作品，甚至還有量少質精的中文館藏呢！我便是在這段期間看完了整套的於梨華作品，迷

上了英語有聲書，開始長期關注英美文學獎以及各種得獎小說，同時我也成了讀書會的忠實擁護者——我在諾丁漢居家的日子充實又快樂，畢斯頓社區圖書館真的功不可沒。雖然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終於又搬回了里茲，重新享受著布拉勒頓圖書館的高質量館藏與便利，然而小而美的畢斯頓社區圖書館，已在我心目中佔據了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2011年暑假回到臺灣進行研究計劃，有幸以外交部「臺灣學人」的身分在臺大新聞研究所訪問，並在國家圖書館的漢學中心落腳，使我能夠穿梭在兩個臺灣最優秀的研究圖書館裡，真是覺得好福氣！

當時我的手上有好幾個工作需要執行，其一是為了對臺灣的科學傳播做一個通盤性的了解，每天都安排了很多的訪問，同時在離臺返英之前，也必須就初步的研究成果提一個總結式的報告；其二是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有關臺灣電影的專書，暑假期間預計要寫完有關臺語片的章節；其三是我已經應允了兩位英國的同事，他們計畫要編纂一本討論東亞電影明星的學術作品，他們給我的命題是「林青霞」，所以我也想趁回臺灣之便，好好兒蒐集相關的研究資料，以期按時交稿；最後我還得準備開學之後回英國上課的教材，以及各種零碎的雜事，包括匆匆去了一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

整個暑假差不多就是這樣消磨在國家圖書館和臺大圖書館之間。漢學中心的研究小間就像是我和外子在外面的家，有時候我需要外出訪問，就把用不到的東西放在他的研究小間裡，或者當他需要去做他的訪問時，就把他的東西放在我的研究小間裡，可能的話，我們會約好了在圖書館地下樓的餐廳裡吃午飯，或者到對面國家戲劇院底下的咖啡廳裡一起喝個下午茶。外子對國家圖書館的期刊蒐藏最為驚艷，如果他不在自己的研究小間裡，很可能就是在期刊室裡流連。我也蒙受了期刊室之惠，找到了四十年一本不漏的《科學月刊》，壞只壞在花了不少影印的錢，把影印的材料寄回英國，郵費的投資也相當可觀。

有時候因為訪問行程的安排，或者因為我需要去臺大圖書館借書，那時我就會以臺大新聞所做為我當天的據點。臺大圖書館今日的線上檢索功能和我唸大學的時代可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中、英文資料，都讓我的研究與寫作計畫得心應手。想當初我的臺大青春四年，無疑是一生中最輝煌浪漫的黃金歲月，如果要說有任何遺憾的話，便是知道自己不夠用功，而2011年暑假在臺大圖書館的駐足，不僅讓我重溫舊夢，也讓我有機會重新做一個因為興趣而自願用功的學生。每當我在圖書館裡找到了需要的書籍，趕回新聞所的電腦室裡劈哩啪啦地寫稿、存檔、打印，一直到夕陽西下，然後從新聞所裡走小路出來到舟山路上，沿著舟山路經過臺大圖書館、實驗農場、池塘、陸橋，再到從前的僑光堂（現在好像叫做鹿鳴廣場？），在餐廳裡跟外子會合，一起吃完晚飯後浴著夜色散步，最後再坐車回家。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幸福，約莫就都是蘊藏在這種再也平凡不過的生活步調中吧？ ISBN